

“寻找草根文化达人”系列报道④

14日上午，市老年活动中心，年届八旬的潘瑞莲正在给学生上课。满头银发的她，精气神全然不输年轻人。

每周有三天，潘瑞莲都准时出现在这里，教三个班的学生唱戏。“他们都很热爱戏曲，虽然扮相、唱腔不如年轻人，大家还是很努力。我年纪大了，教不了专业学生，但可以帮更多的业余戏迷实现越剧梦。”

从13岁拜师入行起，潘瑞莲的人生与越剧结下不解之缘。悲喜起落，不断辗转，“生活中的很多事情，要比戏剧精彩得多。”

记者 林旻 / 文 崔引 / 摄

潘瑞莲：人生如戏

少女有梦
为学戏签三年“生死契”

潘瑞莲是舟山定海人，在家排行老四，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父亲在定海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，母亲操持家务。才上了两年小学，潘瑞莲就回到了家里。“一方面当时家里收入有限，孩子多，另一方面父母信奉‘女子无才便是德’，上学的机会就让给了哥哥们。”

1946年，潘瑞莲跟着母亲一起去了上海，探望在那里工作的大哥潘瑞发。“当时我们住在上海南市，母亲喜欢听越剧，所以经常带着我一起去看戏。”舞台上身着华丽戏服的演员和优美的唱腔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10岁少女的心。很快，潘瑞莲变成了越剧迷，看完戏回家还学着唱，年纪小小学得有模有样。“我特别喜欢上海越剧团的著名小生陆锦花，扮相英俊，嗓音清亮，很想拜她为师，可惜最终没能实现。”1948年，时局动荡，物价飞涨，眼看着生活越来越难，潘瑞莲跟着大哥和母亲回到了定海。

1950年4月，一个名为“大喜越剧团”的团体来定海演出，剧团里的青年小生许子龙极受欢迎。母亲看她下定决心要学戏，就托了熟人介绍过去。尽管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，潘瑞莲对拜师那天的场景还记忆犹新，“那是1950年11月的一天，红砖铺满地，蜡烛都点起来，是一场非常正式的拜师仪式，很多人都来看。”行过大礼，潘瑞莲还跟剧团签下了三年的“生死契”，再苦再累，生死都与师父无关。就这样，潘瑞莲正式踏上了戏曲之路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潘瑞莲都在剧团里打杂、跑龙套。1951年，她跟着许子龙从定海到镇海演出，又从镇海一路演到宁波城，加入了新艺越剧团。1952年，新艺越剧团和佩卿越剧团合并，潘瑞莲又成了佩卿姐妹越剧团的一员，“我跟着师父唱小生，但是小生太多了。而且师父当时只是三肩（越剧术语，按角色重要程度分为头肩、二肩、三肩等）小生，我更是没什么上台的机会。”



1962年，越剧、秦腔、豫剧等剧种的旦角拜著名京剧男旦崔荣英为师。后排左二为潘瑞莲。

1 2

毛遂自荐

从“龙套演员”到当家花旦

1953年1月，剧团要排越剧《红楼梦》，毛佩卿演贾宝玉，邢艳芬演林黛玉，白玉琴演王熙凤。“有一天，刘涛导演找我谈话，说这个戏里的旦角多，你的个子和扮相比较适合袭人这个角色，要不要试着改行花旦？”正是导演的这个建议，让潘瑞莲的人生出现了转机。演完袭人之后，潘瑞莲从零开始，改行学起了花旦。

没有师父教，潘瑞莲一有空就躲在台下看戏“偷师”。1953年，著名花旦白玉琴到了佩卿姐妹越剧团之后，潘瑞莲专门盯着白玉琴的戏看，一招一式都记在了心里。

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。1954年，剧团在天然舞台上演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有一天出现了状况。扮演祝英台的邢艳芬突然发烧，白玉琴又在休产假，一时找不到人演，而当天的戏票已经售出。这时，跑龙套的潘瑞莲站了出来，毛遂自荐顶替出演祝英台一角，“我就凭着平日里白玉琴演出的印象来演，没想到观众非常喜欢。”

“梁祝”之后，好角色纷至沓来。《拾玉镯》《秦香莲·闯宫》《贩马记》《箍桶记》……其中，《箍桶记》中的

新疆十年

越剧之花闪耀天山南北

初到乌鲁木齐，潘瑞莲和筱佩卿被安排在同一间宿舍，每天早起练功。“当时有秦腔、豫剧、京剧、越剧等十大剧种的演员，来自天南海北，我们在室内练，杂技团在室外练，每天都特别热闹。”对于女演员来说，缺水是生活中的一大难题，“要卸妆、要洗澡，大家苦中作乐，想着法子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水资源。”

越剧团在宁波赶排了几出大戏带去新疆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西厢记》《红楼梦》《碧玉簪》等，“最开始演《西厢记》，但是当地群众说看不懂，不喜欢。最受欢迎的是‘梁祝’，因为1954年同名电影在新疆放过。这出戏连演了十几场，每场爆满。”潘瑞莲演祝英台，筱佩卿演梁山伯，委婉动人的表演深受当地群众喜爱。两年多时间，剧团走遍天山南北，在生产建设兵团各农牧场慰问演出。

1962年4月，在著名京剧男旦崔荣英的教导下，潘瑞莲的表演又得到了进一步提高。“当时全国流行拜师热，兵团政治部组织了越剧、豫剧、秦腔等剧团的旦角演员向崔荣英拜师学艺，他的指导对我帮

“九斤姑娘”一角，让很多观众甚至忘记了潘瑞莲的真名，“九斤姑娘”一度成了她的代名词。

1958年，年仅23岁的潘瑞莲挑起了宁波越剧二团当家花旦的重任。与她搭档的是小生新秀筱佩卿，共同演出的《吕布与貂蝉》《花木兰》《风流皇帝》《云中落绣鞋》等戏颇受市民喜爱。两人的配合越来越默契，姐妹缘分也一直从宁波延续到了新疆。

“1959年，新疆建设兵团政治部艺术团要在乌鲁木齐齐搞十大剧种的剧团，来宁波挑选演员支援边疆。当时一共选中了宁波越剧二团的85人。我和筱佩卿都在其中，开始说就去三年。”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去就是十年。

出发前，潘瑞莲和正在交往的上海青年金定安举行了结婚仪式。“1959年7月1日我们在上海领证，7月13日就坐火车去新疆了。走之前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了顿饭。”说到这里，潘瑞莲停顿了一下，“老头子还在的时候说过，虽然我们结婚五十年，但真正相处的时间实在是很少。”

助很大。”

“1962年年底，我们带着《王子与公主》回到宁波汇报演出，在市工人文化宫连演两周。”该剧根据维吾尔族民间传说《渭干河》改编而成，筱佩卿饰演正直勇敢的王子帕罗阿特，潘瑞莲饰演坚强美丽的公主西林。华丽的布景和优秀的演员，让这出戏在宁波大受欢迎。

在新疆十年，潘瑞莲一共回家四次，除了那次演出，两次因为生产，另一次是为母亲奔丧。“1967年冬天，我从乌鲁木齐出发，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和轮船，赶到定海老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。那天晚上站在母亲身边，既疲惫又难过。想起这一路的变化真是像演戏一样。”对于家人，潘瑞莲始终心怀歉疚，“两个孩子出世以后，我都不得不很快回到新疆去。他们一直由母亲和姐姐代为抚养。”

刚刚经历失去至亲的悲伤，回到新疆后的潘瑞莲再次遭遇重创，文革中她和队友们一起被赶下了舞台。1969年7月，剧团解散，大家各奔东西，潘瑞莲回到了宁波。



潘瑞莲年轻时的演出照片

晚年余乐
助戏迷实现越剧梦想

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后，1972年，潘瑞莲在苍水街道干起了和戏曲专业截然不同的喷漆工。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，潘瑞莲带着七个工人把这家喷漆厂办得有声有色。

1980年，镇明越剧团成立了，邀请潘瑞莲担任副团长兼导演，先后导演了《白罗衫》《分玉镜》《双狮图》《云中落绣鞋》等剧。1993年，宁波市戏剧家协会越剧研究会成立，潘瑞莲不仅当选为理事，还和邢剑鸣一起办了第一期《追鱼·书馆》培训班，手把手地教戏迷演戏。由于讲授耐心、教法自成一套，深受广大戏迷的敬仰和爱戴。遗憾的是，因为腰椎间盘突出，潘瑞莲回家静养。

1999年，家中的一次变故，又让她回到了越剧世界。“那年儿子生病去世，我在悲痛中走不出来。有个老朋友找到我，说一个学校急需越剧指导老师。我文化程度不高，除了越剧别的什么都不会，一度还觉得后悔，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不多学点技术。现在回头想想，这可能就是我跟越剧的缘分，也是因为越剧，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。”兜兜转转数十年，潘瑞莲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终日与越剧为伴的日子。如今，除了给戏迷上课，每周日潘瑞莲都去居士林做义工，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。

从海曙区老年大学到市老年活动中心，潘瑞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业余戏迷，在和他们的相处中，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平和。“以前我对学生很严厉，现在不会了，他们都是在家里当爷爷奶奶的人，出于对越剧的共同爱好才走到这里，作为老师，应该更加耐心、毫无保留地去给他们上课。”今年1月，潘瑞莲为市老年活动中心的学生们编排的大戏《泪洒相思地》在白云实验剧院上演，从剧情到角色，潘瑞莲都做了一些改动，同时又保留了老的唱腔特色。“因为学生多角色少，我安排了主要角色由多个演员扮演，这样尽可能地让更多人参与。他们争做鲜花，也乐当绿叶，是真正的草根明星。”

4